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七回 馱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

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，連忙迎著出去。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，正還又來打聽信息，進了院門，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，他纔知道。待要回去，裡面已知，又見王夫人接出來了，少不得進來，先與賈母請安。賈母一聲兒不言語。自己也覺得愧悔。鳳姐兒早指一事回避了。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。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，也都漸漸退了。邢夫人且不敢出去。賈母見無人，方說道：「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？你倒也『三從四德』的，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！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，你還怕他使性子？我聽見你還由著你老爺的那性子鬧。」邢夫人滿面通紅，回道：「我勸過幾次不依。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？我也是不得已兒。」賈母道：「他逼著你殺人，你也殺去？如今你也想想：你兄弟媳婦，本來老實，又生的多病多痛，上上下下，那不是他操心？你一個媳婦雖然幫著，也是天天丟下鈿兒弄掃帚。凡百事情，我如今自己減了。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，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，我的事情，他還想著一點子。該要的，他就要了來；該添什麼，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。鴛鴦再不這麼著，娘兒兩個，裡頭外頭，大的小的，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？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？還是天天盤算，和他們要東要西去？我這屋裡，有的沒有的，剩了他一個，年紀也大些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，他還知道些。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，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，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。所以這幾年，一應事情，他說什麼，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，沒有不信的。所以不單我得靠，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。我有了這麼個人，就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，我也不得缺了，也沒氣可生了。這會子，他去了，你們又弄什麼人來我使？你們就弄他那個真珠兒似的人來，不會說話也無用。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，他要什麼人，我這裡有錢，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；要這個丫頭，不能！留下他伏侍我幾年，就和他日夜伏侍我，盡了孝的一樣。你來的也巧，就去說，更妥當了。」說畢，命人來：「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。纔高興說個話兒，怎麼又都散了？」

丫頭忙答應找去了。眾人趕忙的又來。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鬢道：「我纔來了，又做什麼去？你就說我睡了。」那丫頭道：「好親親的姨太太，姨祖宗！我們老太太生氣呢！你老人家不去，沒個開交了。只當疼我們罷！你老人家怕走，我背了你老人家去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小鬼頭兒！你怕什麼？不過罵幾句就完了。」說著，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。賈母忙讓坐，又笑道：「僂們門牌罷。姨太太的牌也生了，僂們一處坐著，別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正是呢，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。就是僂們娘兒四個門呢，還是添一兩個人呢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可不只四個人？」鳳姐兒道：「再添一個人熱鬧些。」賈母道：「叫鴛鴦來。叫他在這下手裡坐著。姨太太的眼花了，僂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著些兒。」鳳姐笑了一聲，向探春道：「你們知書識字的，倒不學算命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，贏老太太幾個錢，又想算命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，我還想贏呢！你瞧瞧，場兒沒上，左右都埋伏下了。」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。

一時，鴛鴦來了，便坐在賈母下首。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。鋪下紅氍，洗牌告么，五人起牌。鬥了一回，鴛鴦見賈母的牌已□成，只等一張二餅，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。鳳姐兒正該發牌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，笑道：「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著呢，我若不發這一張牌，再頂不下来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。」鳳姐兒道：「我回來是要查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只管查。你且發下來，我瞧瞧是張什麼。」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。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，便笑道：「我倒不稀罕他，只怕老太太滿了。」鳳姐聽了，忙笑道：「我發錯了！」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，說：「你敢拿回去！誰叫你錯的不成？」鳳姐兒道：「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，這是自己發的，也怨不得人了！」賈母笑道：「可是你自己打著你那嘴，問著你自己纔是！」又向薛姨媽笑道：「我不是小氣愛贏錢，原是個彩頭兒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我們可不是這樣想？那裡有那樣糊塗人，說老太太愛錢呢？」

鳳姐兒正數著錢，聽了這話，忙又把錢穿上了，向眾人笑道：「夠了我的了！竟不為贏錢，單為贏彩頭兒。我到底小氣，輸了就走，快收起來罷。」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的，便和薛姨媽說笑。不見鴛鴦動手，賈母道：「你怎麼惱了，連牌也不替我洗？」鴛鴦拿起牌來笑道：「奶奶不給錢麼？」賈母道：「他不給錢，那是他交運了！」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。小丫頭子真就拿了，擱在賈母旁邊。鳳姐兒笑道：「賞我罷！數兒給就是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果然鳳姐兒小氣，不過玩兒罷了。」

鳳姐兒聽說，便站起來，拉住薛姨媽，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，笑道：「姨媽瞧瞧！那個裡頭不知玩了我多少去了！這一吊錢，玩不了半個時辰，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。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，牌也不用鬥了，老祖宗氣也平了，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住。正說著，偏平兒怕錢不夠，又送了一吊來，鳳姐兒道：「不用放在我跟前，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去罷。一齊叫進去倒省事，不用做兩次，叫箱子裡的錢費事。」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，推著鴛鴦，叫：「快撕他的嘴！」

平兒依言放下錢，也笑了一回，方回來。至院門前，遇見賈璉問他：「太太在那裡呢？老爺叫我請過去呢。」平兒忙笑道：「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，還沒動呢。趁早兒丟開手罷。老太太生了半日氣，這會子，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。」賈璉道：「我過去，只說討老太太示下，□四往賴大家去不去，好預備轎子。又請了太太，又湊了趣兒，豈不好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依我說，你竟別過去罷。合家子，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，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。」賈璉道：「已經完了，難道還找補不成？況且與我又無干。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去，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，倘或知道了，正沒好氣呢，指著這個，拿我出氣罷。」說著，就走。

平兒見他說的有理，也就跟了賈璉過來。到了堂屋裡，便把腳步放輕了，往裡間探頭，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。鳳姐兒眼尖，先瞧見了，便使眼色兒，不命他進來；又使眼色與邢夫人。邢夫人不便就走，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。賈母一回身，賈璉不防，便沒躲過。賈母便問：「外頭是誰？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似的。」鳳姐兒忙起身說：「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起身出來。

賈璉忙進去，陪笑道：「打聽老太太□四可出門，好預備轎子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樣，怎麼不進來，又做神做鬼的？」賈璉陪笑道：「見老太太玩牌，不敢驚動，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。」賈母道：「就忙到這一時？等他家去，你問他，多少問不得？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？這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，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。鬼鬼祟祟，倒嚇我一跳！什麼好下流種子！你媳婦和我玩牌呢，還有半日的空兒。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！」說著，眾人都笑了。

鴛鴦笑道：「鮑二家的，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。」賈母也笑道：「可不？我那裡記得什麼『抱著背著』的？提起這些事來，不由我不生氣！我進了這門子，做重孫媳婦起，到如今，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，連頭帶尾，五□四年，憑著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，也經了些，從沒經過這些事！還不離了我這裡呢！」賈璉一聲兒不敢說，忙退出來。平兒在窗外站著，悄悄的笑道：「我說你不聽，到底碰在網裡了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邢夫人也出來。賈璉道：「都是老爺鬧的！如今都擱在我和太太身上！」邢夫人道：「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！人家還替老子死呢，白說了幾句，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。你還不好好的呢！這幾日生氣，仔細他撻你！」賈璉道：「太太快過去罷，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。」說著，送他母親出來，過那邊去。

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，賈赦無法，又且含愧。自此，便告了病，且不敢見賈母，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。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，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□七歲女孩子來，名喚嫣紅，收在屋裡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鬥了半日牌，吃晚飯纔罷。此一二日間無話。

轉眼到了□四，黑早，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。賈母高興，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姐妹等，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。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，卻也□分齊整寬闊，泉石林木，樓台亭軒，也有好幾處動人的。外面大廳上，薛蟠、賈珍，賈璉、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。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，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。因其中有個柳湘蓮，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，已念念不忘。又打聽他最喜串戲，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，不免錯會了意，誤認他做了「風月子弟」。正要與他相交，恨沒有個引進，這一天可巧遇見，樂得無可不可。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，酒蓋住了臉，就求他串了兩齣戲。下來，移席和他一處坐著，問長問短，說東說西。

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，讀書不成，父母早喪，素性爽俠，不拘細事，酷好耍鎗舞劍，賭博吃酒，以至眠花臥柳，吹笛彈箏，無所不為。因他年紀又輕，生得又美，不知他身分的人，都誤認作優伶一類。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，故今兒請來做陪。不想酒後別人猶可，獨薛蟠又犯了舊病。心中早已不快，得便意欲走開完事。無奈賴尚榮又說：「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：纔一進門，雖見了，只是人多不好說話，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，他還有話說呢。你既一定要去，等我叫出他來，你兩個見了再走，與我無干。」說著，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，請出寶二爺來。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候，果見寶玉出來了。賴尚榮向寶玉笑道：「好叔叔，把他交給你，我張羅人去了。」說著，已經去了。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坐下，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。湘蓮道：「怎麼不去？前兒我們幾個放鷹去，離他墳上還有二里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，恐怕他墳上站不住，我背著眾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，略又動了一點子。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，第三日一早出去，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。」寶玉說：「怪道呢。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，我摘了□個，叫焙茗出去，到墳上供他去。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衝壞了沒有，他說：『不但沒衝，更比上回新了些。』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。我只恨我天天圍在家裡，一點兒做不得主，行動就有人知道，不是這個攔，就是那個勸的，能說不能行！雖然有錢，又不由我使！」柳湘蓮道：「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，外頭有我，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。眼前□月初一日，我已經打點上下墳的花消。你知道我一貧如洗，家裡是沒的積聚的，縱有幾個錢來，隨手就光的，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，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正為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，你又不大在家。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，沒個一定的去處。」

柳湘蓮道：「你也不用找我，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。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，外頭遊逛，三年五載再回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問：「這是為何？」柳湘蓮冷笑道：「我的心事，等到跟前，你自然知道！我如今要別過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容易會著，晚上同散，豈不好？」湘蓮道：「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，再坐著，未免有事，不如我迴避了倒好。」寶玉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倒是迴避他為是。只是你果是要真遠行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，千萬別悄悄的去了！」說著，便滴下淚來。柳湘蓮說道：「自然要辭你去，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就站起來要走，又道：「你就進去罷，不必送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出了書房。剛至大門前，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：「誰放了小柳兒走了！」

柳湘蓮聽了，火星亂迸，恨不得一拳打死；復思酒後揮拳，又礙著賴尚榮的臉面，只得忍了又忍。薛蟠忽見他走出來，如得了珍寶，忙趨趨著走上去，一把拉住，笑道：「我的兄弟！你往那裡去了？」湘蓮道：「走走就來。」薛蟠笑道：「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，好歹坐一坐，就算疼我了！憑你什麼要緊的事，交給哥哥，只別忙。你有這個哥哥，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！」

湘蓮見他如此不堪，心中又恨又惱，早生一計，拉他到僻靜處，笑道：「你真心和我好，還是假心和我好呢？」薛蟠聽見這話，喜得心癢難撓，乜斜著眼，笑道：「好兄弟！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？我若是假心，立刻死在眼前！」湘蓮道：「既如此，這裡不便；等坐一坐，我先走，你隨後出來，跟我下處，偕們索性喝一夜酒。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，從沒出門的。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，到了那裡，伏侍人都是現成的。」

薛蟠聽如此說，喜的酒醒了一半，說：「果然如此？」湘蓮笑道：「如何？人拿真心待你，你倒不信了！」薛蟠忙笑道：「我又不是馱子，怎麼有個不信的呢？既如此，我又不認得，你先去了，我在那裡找你？」湘蓮道：「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。你可捨得家，城外住一夜去？」薛蟠道：「有了你，我還要家做什麼？」湘蓮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。偕們席上且吃酒去。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，他們就不留神了。」薛蟠聽了，連忙答應道：「是。」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。那薛蟠難熬，只拿眼看湘蓮，心內越想越樂。左一壺，右一壺，並不用人讓，自己就吃了又吃，不覺酒有八九分了。

湘蓮就起身出來，瞅人不防，出至門外，命小廝查奴：「先家去罷，我到城外就來。」說畢，已跨馬直出北門，橋上等候薛蟠。一頓飯的工夫，只見薛蟠騎著一匹馬，遠遠的趕了來，張著嘴，瞪著眼，頭似撥浪鼓一般，不住左右亂瞧。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，只顧往遠處瞧，不曾留心近處。湘蓮又笑又恨他，便也撒馬隨後跟來。薛蟠往前看時，漸漸人煙稀少，便又攔馬回來。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，如獲奇珍，忙笑道：「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！」湘蓮笑道：「快往前走，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！」說著，先就撒馬前去。薛蟠也就緊緊跟來。

湘蓮見前面人煙已稀，且有一帶葦塘，便下馬，將馬拴在樹上，向薛蟠笑道：「你下來，偕們先設個誓。日後要變了心，告訴別人的，就應誓。」薛蟠笑道：「這話有理。」連忙下了馬，也拴在樹上，便跪下說道：「我要日久變心，告訴人去的，天誅地滅！」一言未了，只聽鏗的一聲，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，只覺得一陣黑，滿眼金星亂迸，身不由己，就倒在地下。湘蓮走上來瞧瞧，知道他是個不慣挨打的，只使了三分氣力，向他臉上拍了幾下，登時便開了果子鋪。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，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一點，仍舊跌倒，口內說道：「原來是兩家情願！你不依，只管好說，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亂罵。湘蓮道：「我把你這瞎了眼的！你認認柳老爺是誰！你不說哀求，你還傷我！我打死你也無益，只給你個利害罷！」說著，便取了馬鞭過來，從背後至脛，打了三四□下。

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，不覺得疼痛難禁，由不的「噯喲」一聲。湘蓮冷笑道：「也只如此！我只當你是怕打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，滾的滿身泥水，又問道：「你可認得我了？」薛蟠不應，只伏著哼哼。湘蓮又擲下鞭子，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。薛蟠便亂滾亂叫，說：「肋條折了！我知道你是正經人，因為我錯聽了旁人的話了！」湘蓮道：「不用拉旁人，你只說現在的！」薛蟠道：「現在也沒什麼說的！不過你是個正經人，我錯了！」湘蓮道：「還要說軟些，纔饒你！」薛蟠哼哼的道：「好兄弟——」湘蓮便又一拳。薛蟠「噯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好哥哥——」湘蓮又連兩拳。薛蟠忙噯喲叫道：「好老爺！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！從今以後，我敬你怕你了！」湘蓮道：「你把那水喝兩口！」

薛蟠一面聽了，一面皺眉道：「這水實在腌臢，怎麼喝的去！」湘蓮舉拳就打。薛蟠忙道：「我喝！我喝！」說著，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，猶未嚥下去，只聽哇的一聲，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。湘蓮道：「好腌臢東西！你快吃完了，饒你！」薛蟠聽了，叩頭不迭，說：「好歹積陰功饒我罷！這至死不能吃的！」湘蓮道：「這麼氣息，倒熏壞了我！」說著，丟下了薛蟠，便牽馬認鑿去了。

這裡薛蟠見他已去，方放下心來，後悔自己不該誤認了人。待要扎掙起來，無奈遍體疼痛難禁。

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，各處尋找不見。有人說：「恍惚出北門去了。」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，他吩咐了不許跟去，誰敢找去？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，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蹤問跡的，直找出北門，下橋二里多路，忽見葦坑旁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。眾人都道：「好了！有馬必有人！」一齊來至馬前，只聽葦中有人呻吟。大家忙走來一看，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，面目腫破，沒頭沒臉，遍身內外，滾的似個泥母豬一般。

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，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，笑道：「薛大叔天天調情，今日調到葦子坑裡，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，要你招駙馬去，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！」

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，那裡爬的上馬去？賈蓉命人趕到關廂裡僱了一乘小轎子，薛蟠坐了，一齊進城。賈蓉還要抬往賴家

去赴席，薛蟠百般苦告，央及他不用告訴人，賈蓉方依允了，讓他各自回家。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。賈珍也知湘蓮所打，也笑道：「他須得吃個虧纔好！」至晚散了，便來問候。薛蟠自在臥房將養，推病不見。

賈母等回來，各自歸家時，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，問起原故，忙來瞧薛蟠時，臉上身上雖見傷痕，並未傷筋動骨。薛姨媽又是心疼，又是發恨，罵一回薛蟠，又罵一回湘蓮。意欲告訴王夫人，遣人尋拿湘蓮。寶釵忙勸道：「這不是什麼大事，不過他們一處吃酒，酒後反臉常情。誰醉了，多挨幾下子打，也是有的。況且僭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，也是人所共知的。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。要出氣也容易，等三五天，哥哥好了，出得去的時候，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，也未必白丟開手，自然備個東道，叫了那個人來，當著眾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。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，告訴眾人，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，縱容他生事招人；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，媽媽就這樣興師動眾，倚著親戚之勢，欺壓常人。」薛姨媽聽了道：「我的兒，到底是你想的到，我一時氣糊塗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纔好呢。他又不怕媽媽，又不聽人勸，一天縱似一天；吃過兩三個虧，他也罷了。」

薛蟠睡在炕上，痛罵湘蓮，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，打死他，和他打官司。薛姨媽喝住小廝們，只說：「湘蓮一時酒後放肆，如今酒醒，後悔不及，懼罪逃走了。」薛蟠聽見如此說了——

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